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皖南花鼓戲

(第四集)

要 目

血汗衫	双插柳
-----	-----

雷公报	橄榄案
-----	-----

沉香救母	阴阳錯
------	-----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皖南花鼓戏四集目次

血汗衫.....	(1)
蕎麦記.....	(42)
双插柳.....	(68)
雷公报.....	(107)
糍粑案.....	(136)
沉香救母.....	(160)
阴阳錯.....	(199)
晒罗裙.....	(228)

血 汗 衫

梁上魁 王大海 口述 本
罗万财

前 記

“血汗衫”亦名“鷄血記”或“磨坊記”。

王伯昌有子相林、媳陈氏，相林赴京赶考，伯昌亦出外收帐。晚娘龔氏虐待儿媳，陈氏有孕却令伊磨房挨磨，适龔氏亲生子紀林归，救出陈氏，居之别处。紀林上京尋兄，陈杀鷄待之，紀不肯，夺刀，鷄血濺污紀林之汗衫。紀走后，龔氏尋紀，见血衣，誣陈杀紀，告官，定陈死罪。陈氏在监牢生一子，伯昌收帐回来問訊探监，攜孙归养。臨刑之日，伯昌攜陈女桂娃在法场祭別，会相林高中荣归，为陈雪平冤獄，一家团圆。

此剧頗有羣众基础，过去农村里有：“做婆婆莫学龔氏女，养女儿要养小桂娃”之語。近年来剧团多只演“磨坊”、“探监”、“法场”三折。

此剧由广德花鼓戏剧团紀錄。

人物：

王伯昌	(简称昌)	县 官	(简称官)
王相林	(简称相)	监斬官	(简称斬)
王紀林	(简称紀)	杵 作	(简称作)
陈 氏	(简称陈)	禁 子	(简称禁)
桂 娃	(简称桂)	刀斧手	(简称刀)
张志春	(简称张)	店 家	(简称店)
龔 氏	(简称龔)	門 子	(简称門)
周 小	(简称周)		

第 一 場

(相林上)

相： (引)打坐學堂，攻讀文章。

(詩)少小去求學，文章可立身，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，

(白)我乃王相林，家住江夏縣三家大王庄人氏。爹爹王伯昌，母親早年亡故。今年乃是大比之年，想起功名之事，好不悲伤人也。

(唱“淘腔”)王相林在客堂心中想定，想起了功名事常掛在心。為功名我也曾朝山拜鼎，為功名在廟堂抽籤問神。昨日里閑無事大街走進，閑聽說萬歲爺閃放龍門。我有心到京城功名求定，萬般事與爹爹商量一聲。站在客堂爹爹請，請一聲老爹爹快到客廳，快到客廳。(王伯昌上)

昌： (唱“淘腔”)王伯昌在後面正把茶飲，耳听客堂上請叫一聲。放心不下客堂去看，原來是相林兒轉回家門。相林你不把門生教訓，這般時回家來所為何情？所為何情？

相： (唱)老爹爹請上坐客兒細稟，你的兒有一言奉稟爹尊。聞听得外面紛紛議論，人都說萬歲爺閃放龍門。是這等兒回家爹爹來請，去而不去商量爹爹一聲。

昌： (唱)我的兒出此言錯把話論，那一個讀書人不想功名。只因為你親生母早年喪命，請出你的晚母娘商量一聲。商量一聲。

相： (白)有請老母。(龔氏上)

龔： (念)過婚嫁過婚嫁，上床兩條心，他想他的前房妻，我想我的老男人。

(白)佬佬的我這廂有礼。

昌： (白)罢了安人請坐。

龔： (白)有坐，佬佬的叫我出來有什麼屁放。

昌： (白)唉，有什麼話講。

龔： (白)啊，是的，有什麼話講？

昌：（白）安人，今年大比之年，皇上开考，我的相林想到京城求取功名，与你商議商議，安人，是去好？还是不去好呢？

龍：（白）啊，进京求名，那怎么不好呢。佬佬的我們来 觀 觀 天 景。
（同出門）这老天下的什么呀？

昌：（白）老天一变嗎，就是下雪下霜。

龍：（白）哼，慢說是下雪下霜，都是下紗帽，也下不到他头上去呀。
（下场）

昌：（白）呸！

（唱）狗賤人把話講出唇，气坏我儿王相林。忍口气再把相林儿叫，儿的母亲恶言恶語莫放在心。倘若是祖上有德功名头頂，也不枉为父的教子成人。相林儿在客堂将父候等，为父的在上房去拿白銀。（拿銀）家里之事有父照管，叫出来你的妻把話說明。交代了我儿后堂走进，相林儿夫妻商量而行。

（白）你記好了。

龍：（唱）老爹爹进后堂对儿教訓，他叫我夫妻們將話說明。在客堂我只把陈氏来叫，陈氏妻桂娃儿快快来臨。（陈氏、桂娃上）

陈：（唱“淘腔”）陈氏妻在后堂正朴衣襟，听得客堂上叫妻一声。桂娃儿前带路客堂走进，相林夫叫你妻为了何情？为了何情。

相：（唱）因只为大比年皇上开考，我有心上京城去求功名。因此上我才把陈氏妻叫，家里事要你担承。

陈：（白）哎呀夫哇！

（唱“淘腔”）听說是相林夫你要动身，只急的陈氏女胆顫心惊。我的夫上京城去赶考，你妻我怕……（不敢讲）

相：（白）你怕什么？（陈氏上偷听，下）

陈：（白）夫呀！

（接唱）怕的是晚母娘起下毒心。

相：（唱）陈氏休要胆顫惊，为夫的有言記在心。一天三遍請她的安，

三天九遍問她的安寧。她打你也要笑，罵你也笑，伸手不打笑臉人。囑告妻子桂娃兒叫應，為父的言語記在心。倘若你祖母將你母親害，我的兒上前去苦訴人情。交代了家務事走出門庭，等只等報馬官報回庄村。（下）

陳：（唱）我的夫出門去威風凜凜，天保佑到京城得中頭名。桂娃帶路後堂走進，任憑我婆母娘怎樣待承，怎樣待承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（王相林上）

相：（唱）家里的大小事安排定，一心心到京城求取功名。倘若是功名有份，也不枉為我爹爹教我成人。身背包袱往前進，紅日滾滾落崑崙。店房之外身站定，又把店家請一聲。

（白）店家請了。（店家上）

店：（唸）开店不發財，鍋里長青苔。灶里放上一把火，煙囪飛出個麻雀來。

（白）走出店門看，啊！趕考的龜子來。

相：（白）咳！趕考的君子。

店：（白）可是投宿而來？

相：（白）正是。

店：（白）請進。（同進門）

相：（白）出門人這廂有礼了。

店：（白）一禮還一禮。請座。客官姓甚名誰？

相：（白）我姓王，名叫相林。

店：（白）咳，你怎么也姓王呀！

相：（白）原來是宗家。

店：（白）你这君子腳踏黃泥，莫非是遠路來的。

相：（白）正是遠路而來的。

店：（白）來此京城作什？

相：（白）上京赴考求名。

店：（白）你来的不凑巧。

相：（白）怎样不凑巧呢？

店：（白）老天大千三载，五谷不收，万岁停考三年，不考了。

相：（白）哎呀，干坏了！干坏了！

店：（白）啊，怎样干坏了呢？

相：（白）哎，我上京赴考只有来的路费没有回去的盘缠，这不是干坏了么？

店：（白）你不要如此，我给你想个法子，我有个表弟在六部桥教馆，我把你送到他学堂里带三年馆，再去应考。你看可好？

相：（白）呀，那就感恩非浅了。

店：（白）好，你请到后面。（相林下）我不免到六部桥一走便了。（下）

第 三 场

（王伯昌上）

昌：（唸）堂前一幅画，福祿寿三星。

（白）老汉王伯昌，我儿相林到京城赶考去了。人言雀山丰收的年成，想那雀山我放的有帐，有心前去讨帐。这家里之事，哎，要与安人商议一下，安人那里？（魏氏上）

魏：（唸）上穿蓝下穿青，打扮起来象观音。

（白）佬佬的这厢有礼。

昌：（白）不必多礼，一旁陪坐。

魏：（白）有坐。佬佬，叫我出来有什么家务之事？

昌：（白）安人，听人言雀山今年乃是丰收之年，我有心前去讨帐，家中之事安人这不是要你照管了吗？

魏：（白）哎呀，佬佬的，我就是会当个家。

昌：（白）安人我去讨帐，缺少一个路途男伴，我想叫纪林给我背个包袱，安人你看如何？

龔：(白)唉，佬佬的，紀林那个奴才，人大心大，我也管他不下，我叫他走东，他偏要走西，我叫他打狗他要打雞。我把他叫出来，替你劝解几句。

昌：(白)所托安人了。

龔：(白)請到后面。(昌下)你这老砍头的，叫我的儿子給你背包袱！哼，他就去我也不要他去。你的儿子去赶考我的儿就該死的。好，我来劝，哼，我来劝他不去。紀林啦，快来！

紀：(內白)啊，我在有事！

龔：(白)你有么事呀，

紀：(內白)我在給癩头虾蟆捉蚊子啥？

龔：(白)你要捉么蚊子啥？

紀：(內白)它咬了一身的泡嘛！

龔：(白)那是天生的，快来。(王紀林上)

紀：(白)啊，听說喊紀子，想必媽要死。

龔：(白)媽死了看你怎搞？

紀：(白)你死了我还好些。

龔：(白)你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我死了看那个来心疼你。

紀：(白)那你叫我出来有么事呢？

龔：(白)你这个老子，是亲老子还不是亲老子？

紀：(白)我不晓得是不是亲老子。

龔：(白)乖乖儿子，这是你的繼父老子。自古道：云彩空里的太阳狠，繼父老子的心狠。他的儿子相林求功名去了，叫你給他背包袱到雀山去討帳，你看你去不去呢？乖乖。

紀：(白)那我去，跑碼頭嗎，我怎不去呢？

龔：(白)好，你去你去。哎儿子，你莫去，你在屋里，要吃么事有么事，多好哇！

紀：(白)那我爹爹問我，我就說你不要我去的？

龔：(白)放屁，你就說你自己不願去的。

紀：（白）那我要忘記了呢？

韻：（白）你忘記了照我的眼色行事，擺擺手，歪歪咀都不去。

紀：（白）好，有請爹爹。（王伯昌上）

昌：（白）噫哼。

韻：（白）佬佬請坐。

昌：（白）安人我叫你勸紀林兒，你勸了沒有？

韻：（白）佬佬哇！我說了半天，他还是不肯去。

昌：（白）啊……我來問他。

韻：（白）你不要問，我問了是一样的。

昌：（白）紀林兒過來。

紀：（白）爹爹作么事？

昌：（白）為父叫你跟我背包袱到雀山去討帳，你為何不去呢？

紀：（白）我呀……（看韻）啊！我媽在擺手，

昌：（白）唉！安人你為什麼在擺手？

韻：（白）佬佬的，我這是年青做月子，冷水下早了，得了一個鷄爪瘋，時常發。哎，又來了，又來了。

昌：（白）哼！這才是個怪毛病。紀林兒，打你媽的個鷄爪，一打就好了。（紀打）紀林兒你為什麼不願去呢？

紀：（白）我呀……（看韻）啊，我媽在歪咀。

昌：（白）哼！安人，你為何又在歪咀呢？

韻：（白）哎，佬佬的，這也是月子里的毛病，歪咀瘋。

昌：（白）哎呀，你的毛病真多。兒呀，打你娘的個歪咀瘋。（紀打）紀林兒，你到底去是不去呢？

紀：（白）我要去我媽不要我去。

昌：（白）啊！

（唱“淘腔”）狗賤人好一似三國的曹操，一概的假殷勤袖里藏刀。手舉皮拳賤人打了，

紀：（白）爹爹，家里的事還要她做哇！

昌：（接唱）可叹的家里的要她承照。忍忍气换笑脸安人来叫，（夹白）安人啦，（接唱）家里的大小事要你承照。等为夫討帐回来了，客堂上办酒宴与你酬劳。紀林儿背包袱走出門道，（紀林下又背包袱走上）等只等秋八月回家来了。

魏：（白）老該死的，过江倒江，过海倒海。你的儿子去考功名，我的儿子該死的，給你背包袱。好哇！王伯昌，我的老乖乖，我不害就不害，要害呀！我就害你个家敗人亡。（下）

第 四 場

昌：（內白）紀林儿帶路！（王伯昌，紀林上）

（“唱淘腔”）家里之事安排定，要到雀山把帐清。中途路上心內暗想，想起来前房妻好不伤心。不是你在中年丧了命，那能娶魏氏这个賤人。紀林背包袱望前进，口內发渴人难行。

紀：（白）爹爹老子，你走的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走呢？

昌：（白）儿呀，为父的口內焦渴，你去討杯茶来为父解渴。

紀：（白）怪不得我媽不要我来，一出門就盘弄我，我这一个人也認不到，我到那里去討茶呢？咳，这里有个老头待我来問問他。喂，老板！

內：（白）什么？

紀：（白）我的爹爹老子走到那里，口渴了，問你討口茶喝。

內：（白）你是講話，还是放屁？

紀：（白）講話嗎，那个跟你出气呢？

內：（白）此地大于三年籽草不收，四五十里路，点水沒有。那有茶水給你喝，爬过去。

紀：（白）呵嚙！这不好，我只有先叫爹爹打了再說。（假笑）喂……爹爹老子呀！你打你打了我再說吧。

昌：（白）唉，儿啦！你为何放起賴来了？起来，起来！

紀：（白）你不打了哇！

昌：（白）我儿你没有犯过，为父打你何来。

紀：（白）爹爹老子，我討茶，人家問我是講話，还是放屁？

昌：（白）唉，出門人講話，那个跟他斗气呀！

紀：（白）我也是这样講的。他說此地大于三載籽草不收，四五十里点水沒有，那有茶水給你喝，爬过去。

昌：（白）嗯——！

紀：（白）又不是我講的，是他講的。

昌：（白）唉！老天不下雨，也罢，为父不喝了。

紀：（白）爹爹老子，你口渴搞掉了呀？

昌：（白）嗯。背起包袱赶路要紧。

（唱“淘腔”）心中只把蒼天恨，三年不下雨为了何情？山上干死麻梨树，河里干死浮萍根。四十五里无点水，大路之上无行人。紀林儿背包袱望前进，前面到了一涼亭。

紀：（白）爹爹老子，你怎么又不走了？

昌：（白）儿啦，你去問問此地到雀山还有多少路程？

紀：（白）好。老板，此地到雀山还有多少路？

內：（白）还有十里路，这是十里涼亭。

紀：（白）只有十里路了。爹爹老子，只有十里了，这是十里涼亭。

昌：（白）儿啦，到雀山只有十里路了；为父一人去討帳，你回家可好？

紀：（白）啊，你一人去，我回去。哎，我送到了再回去。

昌：（白）唉！你回去好好的照顾嫂子和姪女，为父不久就要回来的。

紀：（白）好，我回去。（下）

昌：（白）回来。

紀：（白）你叫我回去，又叫我回来，真是盘算人啦。

昌：（白）儿啦，你要把包袱給我。

紀：（白）你背不动，我替你背回去。

昌：（白）哎，为父沒有包袱歇不到店，（接包袱）你回家去一路上不要

盘水，不要鬧禍。(下)

紀：(白)哎咳，怪不得我媽說繼父老子的心是門頭釘。我回去你总要給几个錢給我，我总不能在路上吃草啥？有了，我爹爹老子爱戴高帽子，我喊他轉来，講几句好話，他要把錢的。爹爹，爹爹，轉来啲！(王伯昌上)

昌：(白)叫我轉来作什？

紀：(白)爹爹老子，你在外面歇店，两头不能歇，要歇在街当中，你討帳有錢，若有一差二錯，那还了得。

昌：(白)啊，儿啥！這話是人家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講的。

紀：(白)是我自己講的。

昌：(白)講的好，講的好，我高兴啊。

紀：(白)好哇！

昌：(白)哈……来，这里有五百个大錢，帶在路上买东西吃。

紀：(白)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

昌：(白)哎，你不要，把为父的手都扯破了。回去不要盘水呀。(下)

紀：(白)呵，怎么样呀，我說我的爹爹爱戴高帽子吧！再把他喊轉来。爹爹老子！轉来轉来！

昌：(白)哼，你这个奴才，怎么又喊我轉来呀。

紀：(白)爹爹，我还有一点沒交代清。

昌：(白)什么事呢？

紀：(白)出門来了，你老人家不能刻苦很了，当用的要用，当吃的要吃。

昌：(白)哎啲，紀林儿，你当真长乖了。

紀：(白)当真长乖了？

昌：(白)果然是长乖了。

紀：(白)呵——

昌：(白)哈……(紀学)嗯，你怎么学起为父来了。来，这里有一点銀子，多买点东西，回去給你嫂子姪女。

紀：（白）我不要。

昌：（白）嫌少了？

紀：（白）我不要。（搶走）

昌：（白）哼，你这个奴才，險險把为父拖倒了。好好地回去。（下）

紀：（白）（笑）我說我的老头子好，我再把他喊轉来，把他的包袱弄下来，爹爹轉来！（王伯昌上）

昌：（白）嗯！你这个奴才，三番二次叫我轉来为了何事？

紀：（白）爹爹，你老人家在家里有我服待你，古話說的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时难。三餐茶飯你老人家要自己小心。

昌：（白）啊哈呀！这个奴才也是我娇慣了，今日倒盘起为父来了。哼！待我打发他回去，儿啦，这话是那一个講的？

紀：（白）爹爹，講的好不好呢？

昌：（白）好，附耳上来。（打）滾回去！真正了不得啦！（下）

紀：（白）唉，我是屬猴子的，不打鐮不下台。把了錢又把銀子，我还想他的包袱，他不打你打老鬼。走啊！

（唱）三叉路挨了一頓，急急忙忙轉回程。（下）

第 五 場

（魏氏上）

魏：（唸）上穿紅下穿青，老娘是个吵家精。

（白）我乃王門魏氏。前夫亡故，改嫁王伯昌。他有个儿子，我也有个儿子，他叫他的儿子去赶考，叫我的儿子去給他当牛馬，背包袱，我不要我的儿子去，他开口就罵，举手就打。今朝你不在屋里，老娘好在媳妇头上来出出气。这不好下手呀？（想）有了，我叫她推磨，她要不推，我就好下手了，陈氏走起。（陈氏上）

陈：（唸）婆母一声喚，胆顫心又寒。

魏：（白）还没来呀？

陈：（白）婆母在上，儿媳有礼。

甄：（白）是年？

陈：（白）不是年。

甄：（白）是节呀？

陈：（白）不是节？

甄：（白）不是年也不是节。你见什么礼？

陈：（白）問婆母的安呀。

甄：（白）要你問什么安呀。

陈：（白）婆母你为什么发气呀？

甄：（白）不怪为娘发气哟，尽是吃饭的沒有做事的。

陈：（白）婆母，你有什么事，我来做。

甄：（白）啊！你来做。好，还有一斗麦子，你背到磨坊里去磨去。

陈：（白）婆母，別的事我能做，这个事我做不动的。

甄：（白）怎么，你磨不动呀！吃要吃好的，做要做巧的，你磨不动也
要去磨。

陈：（白）儿是不去的。

甄：（白）来，你讲三个不去，我就不要你去。

陈：（白）我一个不去，

甄：（白）二呢？

陈：（白）两个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还是不去。

甄：（白）哎呀，这婆娘她到磨起我来了。讲不赢你，我的日子也不好
过，我给你横来。陈氏过来！

陈：（白）婆母有何話讲？

甄：（白）招打！

（唱）心中只把陈氏恨，气得老娘咬牙根。叫你挨磨你不去，你跟
为娘把咀爭。手举家法将你打，打死賤人要你担承。

陈：（唱）上前拦住婆母棍，母亲要看你儿的情。婆母今日饒了我，一
重恩能报九重恩。

魏：（唱）这样讲来那样辩，气断为娘肚子筋。两手越打越恼恨，打死贱人要你担承。

陈：（唱）母亲今日饒了我，挨磨之事儿担承。

（白）唉呀，婆母！儿愿了。

魏：（白）怎么？你愿去了，愿去何必同我辩咀呢？起来。

陈：（白）谢过婆母。

魏：（白）莫谢了，等到。（下，拿麦上）来，这一斗麦子，给我磨两斗面，外加麸子不上算。

陈：（白）婆母，这一斗麦子怎能磨两斗面？

魏：（白）这是河南上风头的麦子，是你这个婆娘磨，是老娘磨三斗都不止。（陈接麦）慢着，还有点事带去做，推磨，手闲着代做鞋，这一尺鞋面布，做两双大鞋，多的角头角脑把你母子包屍下坑。

陈：（白）婆母，这一尺布，怎能做两双大鞋呢？

魏：（白）这是我们老家的拐子尺，越扯越长。这是你这个无用的婆娘，要是——老娘做三双五双还有得多。

陈：（白）儿记下了，（背麦）哎呀，婆母跟我搭一把劲。

魏：（白）婆娘，你做一点事，都要把老娘攀到。看你长的肥肥胖胖的，还要老娘来搭一把劲。（魏扶袋，陈往后一退，魏坐下）我的儿哟，老娘跌的不能起来了！婆娘你该有多毒呀！假装背不动，老娘来扶你，你屁股一歪差一点把我打到了几架山。（陈下）怎样，到底搞不过我吧？害了老的，还有一个小的。哎，老的要狠小的要哄。桂娃呀！（内白）喂，

魏：（白）孙女呀快来哟，（桂娃上）

娃：（白）啊，来了啊！

（唸）祖母一声叫，慌忙就来到，不是吃瓜子，就是吃核桃。

（白）祖母，（坐在魏身上）

魏：（白）哎呀，孙女呀，祖母抱不动。

娃：（白）祖母，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？

韻：（白）哎呀，你祖母这两天饭吃不进，你的媽我叫她磨面去了，回来做馍馍吃。家里的井水烧茶也不好喝。你到长河去挑一担水烧茶喝好不好呢？

娃：（白）我不去，我挑不动。

韻：（白）挑不动你挑半担呀。

娃：（白）半担也挑不动，

韻：（白）少挑一点，

娃：（白）一点也挑不动，我不去。

韻：（白）桂娃，你要說三个不去，我就不要你去。

娃：（白）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

韻：（白）呀嘿！小的比老的还狠些，人怕打面怕压，西瓜皮怕暴牙。

我就不信，桂娃你来，我跟你讲话。招打！

（唱）叫你挑水你不去，气的老娘汗直滴，手拿桶钩来打你，打死小贱人要你去。

娃：（唱）上前拉住祖母棍，祖母你且慢稍停。只要今日不打我，挑水的事情我担承。

韻：（白）怎么你愿去？

娃：（白）我愿去。

韻：（白）早說愿去，省的把我手打疼了，

娃：（白）謝过祖母。

韻：（白）孙女娃，虽說我打你几下，祖母的心都是疼的。

娃：（白）你为什么痛？

韻：（白）老娘的巴掌心痛。站着不动，老娘去拿水桶。（下，拿水桶上）

娃：（白）祖母这是什么桶，尖底子站也站不住。

韻：（白）这是有名的“得螺桶”

娃：（白）这挑水怎么歇气呢？

龍：(白)去到路上，挖两个坑，回来把水桶歇到坑里。

娃：(白)要是挨不到呢？

龍：(白)十里八里也要你这小婆娘去挨。

娃：(白)(生計)哎呀，祖母我的鞋子掉了。

龍：(白)这怎么得了啊！这都是你媽那个懶婆娘，她大脚爱小鞋，两头拴不来，后头填鸭蛋，前头象龙船。我跟你拴。(蹶腿手)
我的儿！我的乖呀！都是一水的貨，好呀！磨了一个又一个，老娘越磨越快活。(下)

娃：(唱)心中只把祖母恨，“口歇”祖母！儿的娘！呀娘！老祖母做的事跌打良心。我祖父去雀山去把帳討，我爹爹到京城去把科考。母女們待祖母那点不好，你苦苦的害我們为的那条。肩挑水桶长河来到，来到长河把水挑。“口歇”祖母！儿的娘呀娘！一桶二桶都泼下，打湿衣鞋湿了袜。将身打坐长河下，死在长河不回家。(王紀林上)

紀：(唱)时不至来运不通，好似草把子撞銅鐘，人家打鐘嚙嚙响，我去打鐘嚙也不嚙。

(白)爹爹不要我去，我只好回来。呀，这河边上一个小姑娘，我爹爹总叫我好好的搞，給我討个老婆。这个小姑娘到怪好的，不晓的她愿不愿？我来砸个石头，看看她罵不罵我？
(砸石头)

娃：(白)哎哟，那个要死的。

紀：(白)怎么，你怎么罵你老子起来了。

娃：(白)啊，你不是我的二叔嗎？

紀：(白)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牲。

娃：(白)你丢手，

紀：(白)丢手就要丢醜。

娃：(白)丢醜也要丢手，

紀：(白)啍！